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精義卷一至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沈　培

謄錄監生臣孫廷機

孟子精義卷一

宋　朱子　撰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明道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盖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

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又曰萬取千焉千取百焉齊語謂其處取其處遠近

伊川曰君子未嘗不欲利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為心則有害在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　又曰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蓋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已其害大

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怨

仇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

饜誠哉是言也大凡人之存心不可專利上九以剛而

求益之極衆人之所共惡於是莫有益之而或攻擊

之矣故聖人戒之曰立心勿恒乃凶之道也謂當速

改也　伊川先生論范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

強兵後待做甚以為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

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橫渠先生曰堯夫抑上富強

之說正猶為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楊曰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使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尹曰梁惠王以利國為言而孟子對以仁義者苟以利為事則不奪不饜矣知仁而不遺其親知義而不後其君則為利也博矣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

弊此聖賢之心也彼以利而不知仁義其害豈有既乎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橫渠曰不賢者民將去之故不保其樂也

楊曰人君當樂民之樂臺池鳥獸豈足樂哉　又曰梁王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為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沼苑

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于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言易行也

尹曰麋鹿魚鼈皆遂其性則與民偕樂也可知矣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告君之道當然其意深切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伊川曰古者百步為畆百畆當今之四十一畆也古以今之四十一畆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畆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問古者百畆今四十一畆若以地土計之所収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畆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少有一家九人者只十六已别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救

之義故亦可足　又曰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楊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宜孟子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曰自不違農時而下至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為政也故為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饑不

寒此制民之產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政是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為政行先王之道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曰堯舜之道不行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此之謂也

尹曰孟子所言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不知出于王道而欲民之多於鄰國又歸罪於凶歲其不知本也甚

矣反以孟子為迂濶而不見用哀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章

楊曰翟霖送伊川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椅勿背霖問曰豈不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耶伊川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者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于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則于

人可知矣若于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于輕忽人

尹曰為政之不善一至於此不能遵王道故也惡在其為民父母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尹曰古之聖人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今惠王據有大國而反敗辱焉不能施仁政而遵王道故也仁者無敵豈力不足哉惑而不為焉耳

孟子見梁襄王章

尹曰戰國之際干戈相勝非救民於亂者也殺人而已矣欲天下之定于一可乎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明道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于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

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于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于霸者哉

伊川曰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

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絶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絶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為美故春秋之法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不知有

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葢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此也　又曰古人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此特告齊王云爾聖人則不待推

楊曰齊宣見孟子於雪宫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對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則桓文事不足為也已大匠不為拙工改廢其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　又曰管仲為政于

齊足以合諸侯而正天下其功足錄也然學當為王者事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者嬖奚與王良乘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管仲之功曾西未必能為之然管仲之功詭遇也詭遇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曾西羞比管仲正類是與　又曰為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其王也孰禦焉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又以制民之産告之使民不飢不

寒而後曰不王者未之有也　又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格其非不止就事論事如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勇好色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又曰孟子之道其要在心術如是心足以王矣此言極好心術明且正何所施而不可學者須是就心上做工夫　問將順其美後世之說或成阿諛

恐是引其君以當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若曰以小易大則非其情以為見牛未見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以為仁引之使之王政之可為是謂將順　又曰詳味此一章可見古人事君之心

又曰善推其所為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則無待乎推矣又曰中庸發明忠恕之理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為者乃是參彼已為言若知孔子以能近

取譬為仁之方不謂之仁則知此意

尹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以其不務本而求末故也觀此一章曲盡其理患不能推而行之耳孟子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者率此類也夫亦在乎為之而已矣

孟子精義卷一

孟子精義卷二

宋　朱子　撰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章

楊曰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蓋樂者天地之和也而樂以和為主人和則氣

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舉疾首蹙頞雖奏以咸音韶頀無補于治也故孟子告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尹曰王者之所以王者得民心而已推己之心以及民與民同樂則王天下也孰禦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章

尹曰文王之囿與齊宣王之囿一也不與民共之則是害民而已矣

齊宣王問曰交隣國有道乎章

伊川曰凡人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子曰唯仁者為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較亦樂天順理者也

呂曰畏天者以人畏天天人未合樂天者天人已合天道在已

尹曰仁者之心至公也智者之心用謀也以大事小

則樂天而無不覆載以小事大則狹隘而私于一國仁者之心知者之心于此殊矣能法文武之用心則民惟恐君之不好勇也若夫按劒疾視則其小勇陋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楊曰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之固然也　又曰角為民徵為事巡所守述所職省耕斂皆民事也故齊景公作君

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也

尹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而心則未始有異也孟子所以力陳其說使曉然易知其言可謂深切矣齊宣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伊川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楊曰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智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是為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無足為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於人君之邪心不可為也然而孟子不以為不可者葢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遏之其患必至于決溢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閑其邪心引之于當道也其自謂齊人

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於巷亦斯之謂也闕謂以上合下便執得繼述兩字牢更不可易予謂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當時自合說與真箇道理且好貨好色孟子猶不鄙其說而推明之況上有繼述之意豈容無所開道而使小人乗間謬為邪說以進則其末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怪矣夫繼述之說始於記所稱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事明之文王耕者九一周公則更而為徹文王關市譏而不

征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建周公七年制禮作樂昔者武王所由之政安在聖人作處惟求一箇是底道理若果是雖紂之政有所不革果非雖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所容心因時秉理天下安利而已且如神考十九年間艱難勤苦制為法度葢欲以救時弊便百姓也便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事此獨不當繼述乎今繼述足以救時弊便百姓也是亦神考而已釋此不務乃欲一二以循熙

豐之迹不然則為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天下百有餘年海内安樂其法度豈不皆善神考一起而更之神考亦知要是而已謂之不孝可乎自唐宋至五代禍亂極矣太祖太宗順人心定天下傳數世而無變豈常人做得然而法度不免有弊者時使之然耳若謂時使之然則神考之法豈容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神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害于繼述而顧以為不孝乎今之所患但自不敢以正論陳之於上恐

有妨嫌若吾輩于朝廷須是如此說始得中聽不聽則有去就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所在徒有口辯則勝他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說士遇孟子便無開口處

尹曰孟子之不欲毀明堂欲齊王之行王政也文王之政公劉之好貨太王之好色皆指事而言可謂善引其君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章

尹曰友之失友道士師失其職齊宣王既明知其罪矣至於四境之不治則恥于自責此齊宣所以終不足與有為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章

橫渠曰國君進賢如徇從人情不得已而進之則貪妄者日益進於上廉恥之人反屈于疏賤矣

呂曰世臣如畢公弼亮四世之類

楊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

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之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公則刑不濫矣

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言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

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為之亦必終為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尹曰世臣則累世修德必能輔君以道而可則者也取人苟不詳審則好惡必不公為害甚大尚何世臣之有哉是以國君進退羣臣必審于國人之論而不自恃也苟用此道則賢否判然人不可得而欺矣人君之務孰大於是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章

楊曰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為君矣是誅一夫也何弑君之有世儒有謂湯武非聖人也有南史之筆則鳴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簒弑盖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耳

尹曰孟子為當時而言以警戒時君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章

伊川曰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

哉

楊曰此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此

尹曰孟子之卒不得有為於國蓋類是也

齊人伐燕勝之章

楊曰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又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復運轉之謂

也　又曰或謂文武所謂至德以不累於高名厚利故也所謂不累于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謂不累于高名者有其二而弗辭果如此言則武王之取天下以為累于利而可乎孟子之言曰取之而燕民說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論盡矣蓋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矣其取天下何難之有而文王勿取者視天下而已初無

用心於其間也夫是之謂至德或又曰湯之伐桀也衆以為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紂是聖人之清者也此亦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為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

于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為所殺則或為囚奴或去之他國紂之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孟子不云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為任而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尹曰文王武王之用心凡以為民也齊人之伐燕則異是矣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所以

深告之而宣王未之思也

齊人伐燕取之章

尹曰湯以七十里為政于天下而齊以千里畏人者

由取之不以其道故也

鄒與魯鬨章

尹曰孟子引曽子之言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可謂知所本矣民心其可強之乎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橫渠曰使民救死則政教可為

尹曰事無理之國以求苟安豈人君之用心哉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孟子言其正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橫渠曰所為善故可繼續而行變詐一時君子不為人無取法也

尹曰齊人將築薛而滕文公恐孟子以太王居邠告焉繼之以強為善可謂能自盡也文公恐懼而不知

自強異乎太王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伊川曰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人循禮法而已

楊曰國君死社稷故告之以效死勿去正也至其甚

恐則以太王去邠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亦在彊為善而已故太王去邠民從之如歸市不知為善而去國則民將適彼樂土矣尚誰從之哉然滕文公未必能如太王也使其去國而遂亡則不若效死勿去之為愈也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為恐問救之之術而對以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國則不得免問安之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之其

所養者害人而繼之以效死勿去之策自世俗觀之可謂無謀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于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即所謂命

尹曰無太王之德則民不應之矣尚孰肯從之哉當是時不知民心之向背徒知强弱之相陵故孟子必以人心向背言之

魯平公將出章

楊曰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爲之非人之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

尹曰聖賢之進退出處有禮義存焉嬖人知賢而間毀之孟子歸之天可謂知命矣

孟子精義卷二

孟子精義卷三

宋 朱子 撰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章

伊川曰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只修治便是了

或問曾西不為管仲而於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

或曰羞管仲之所已為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説是否

楊氏曰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于施為如是而已其于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如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不必能之然子路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蓋詭遇耳曾西仲尼之徒也蓋不道管仲之事　或問曰衛於王室為近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時夷狄横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

劉石相繼而迭起當是時只為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誠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足以為大也今人只為見管仲有此功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為規模自别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内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弗靖安得遂至横行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古是

時縱能救之于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盖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盖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為深取之曰聖人之于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録之而況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仲之事盖不暇為矣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曰管仲髙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為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

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因言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名則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為之也今蘄州朱冲施貧度僧置安樂院給病者醫藥人賴以活甚衆其置物業則厚其直及其收息則視衆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為

其意正在于規利而竊譽于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數之其意亦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為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況于餘人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為行詐故與王者别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或曰呂吉甫云管仲今人未可輕議之如論語稱管仲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則其所能所為可謂高矣如仲者但不如孔子耳何可輕議曰此未見管仲小器之實也若管仲只不如孔子曾西何以不為又曰自古狙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為利疚而遷者幾希如管仲不知義故所為多假義而行自王者之迹熄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溺于利而不知反由孔子而後為夫國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守得定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明道曰公孫丑謂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如此則能無畏懼而動心乎故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又曰公孫丑問孟子加齊之卿相恐有所不勝而動心

伊川曰自信則無所疑而不動心公孫丑不知孟子故問　又曰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

吾所當捨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又曰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為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明道曰君子道宏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知測此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小人反是

伊川曰不動心有道如數子者皆中有所主便心不動　又曰北宮黝之勇必行孟施舍無懼子夏之勇

本不可知却因北宫黝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曾子是明理

明道曰北宫黝要之以必為孟施舍推之以不懼北宫黝或未能無懼故黝不如施舍之守約也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故二子各有所似　又曰北宫黝之勇在于必為孟施舍之勇能于無懼子夏篤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約者也　或問自反而縮如何曰縮只是直又問曰北宫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如何

曰北宫黝之養勇也必為而已未若舍之能無懼也無懼則能守約也子夏之學雖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約為約故以黝似子夏舍似曾子也　又曰北宫黝之勇氣亦不知守也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不知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同

伊川曰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于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于義小人勇於氣　又曰不得于言勿求於

心不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有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

明道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養氣以心為主若言失中心不動亦不妨　又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伊川曰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又曰志氣之帥若論浩然之氣則何者為志志為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

志至焉氣次焉自有先後　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明道曰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又曰率氣者在志養氣者在直內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又曰志有不克（一無志字）則慣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義理勝氣者鮮也　又曰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又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或問人莫

不知和柔寛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先生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心也　又曰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為養氣者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　又曰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為吾使志一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一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一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

然亦在持其志而已因論持先生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又曰告子不得于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内也志帥氣也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為多且若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志者心之所之也　又曰孟子知言便是知道　又曰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　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

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伊川曰心通乎道故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為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較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又曰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以必有諸已然後知言知言然後能格物而窮理

伊川一本作知言始于格物　又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烏乎長之問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　問横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如何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横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　又曰學者須要知言　又曰孟子養氣一言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

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麽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明道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為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

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説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説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又曰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可見得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説道是如何又曰内直則其氣浩然養之至則為大人　又曰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

形容得浩然之氣

伊川曰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爾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志有所帥也　又曰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于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李朴字先之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

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又曰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但是約處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雖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無別途穿鑿係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

正也

伊川曰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得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明道曰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氣皆主于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義所生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盖不知義也

楊遵道録伊川語曰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卦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于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因問見李籲録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別觧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于至剛已帯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生曰先凡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録纔

聽得轉動便别舊曾看只有李籲一本無錯編者他人多只依説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别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皆往往録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

伊川曰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語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明道曰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如治世

之音安以樂怨以怒粗以厲噍以殺皆此類　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氣之體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　問塞乎天地之間莫是用於天地間無窒礙否曰此語固好然孟子却是說氣之體　又曰凡言充塞云者却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塞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別是一件事也　又曰其為氣也配

義與道道有沖漠之氣象

伊川曰配義與道謂之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為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之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言義又言道道體也義用也就事上便言義 又曰配義與道即是體用道是體義是用配者合也氣儘是有形體故言合氣者是積義

所生者却言配義如以金為器既成則自為金器可也　又曰配義與道浩氣已成合道與義道本也義用也　又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　又曰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之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為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義集義所生積集既

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得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明道曰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

箇道理不為充存不為禁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又曰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只是氣虧不義便是集義疑有私意便是餒　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須集義這上頭莫非義也　又曰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之也　又曰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于充塞天地必積而後至行不慊于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集義乃能生　又曰是

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累土為山須是積土乃成山非是山已成形乃名為義（一作山）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無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于坤卦不言剛而言方者剛則害於地道故下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柔而後云剛

無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以其先柔而後云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无不利坤之六二只為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故為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其發無二但至有深淺大小　又曰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勿作為也心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正也　又曰必有事焉有事

於此敬一作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又曰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之爲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　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　又曰正是著意忘則無物　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事之事勿助長養氣之道當如此　又

曰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又曰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或問伊川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若是静否曰纔說静便入于釋氏之說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助長

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也　或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内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于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于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于已然後謂之德也幣之未

將之時已有恭敬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也問敬義何别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温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内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　又曰敬以直内有主于内則虚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虚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

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久必别　又曰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又曰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能篤則忘廢助長于文義上也且有益若于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此數句煞好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歲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為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為况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明道曰孟子知言即知道也詖淫邪遁是觀人之言

而知之亦可以考其書然本意唯爲觀人之言也

又曰詖辭偏蔽淫辭陷溺深邪辭信其說至于眈惑遁辭生于不正窮著便遁如墨者夷之之辭此四者楊墨兼有又曰自曾子守義皆說篤實自內正本之學則觀人可以知言蔽陷遁窮皆離本也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蓋有德者必有言也而曰我于辭命則不能者不尚言也易所謂尚口乃窮也問我于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

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

伊川曰夷惠有異于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又曰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一本無天分不則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以為武侯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謂殺不辜以私己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則何害　又曰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為阿好而言謂其論可信也

明道曰宰我子貢有若其智足以知聖人汙曲亦不至阿所好以孔子之道彌綸天壤固賢于堯舜而觀

生民以來有如夫子者乎然則未爲盡論但不至阿其所好也

伊川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或問夫子賢於堯舜信諸曰堯舜豈可賢也但門人推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故云爾然三子之論聖人皆非善稱聖人者如顔子便不如此道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惟曾子善形容聖

人氣象曰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問夫子賢於堯舜曰此是説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處

横渠曰知徳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曰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徳行

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徳者逹乎是哉又曰詖淫邪遁之辭古語孰近詖辭苟難近於並耕為我淫辭放侈近于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説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言

又曰四辭以溢侈偏妄四字推之　又曰宰我子貢善推尊聖人説辭冉顔善知聖人徳行而言之仲尼有徳且有言孟子言我於辭命為能有所尊也

呂曰北宫黝守外形孟施舍守我氣曾子守約義

又曰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其所以充塞天地固非一日之力思無邪以養諸内行無不慊以防諸外積之有漸至于睟面盎背其充塞之驗與　又曰守約必先博學窮大必先執中致一必先合兩用權必先反經學不博而求守約則識蔽於小故言入於詖中未執而欲窮大則心陷於大故言放于淫兩未合而求致一則守固而道離故言附于邪經未正而欲用權則失守而道窮故言流于遁　又曰蔽者見小而不

見大故其辭詖如申韓只見刑名便謂可以治國此目不見大道如坐井觀天井蛙不可以語東海之樂陷者務多不務約故其辭淫如司馬遷之類汎濫雜駁不知統要蓋陷在衆多之中不能自出如人陷入大水杳無津涯罔知所濟離者見左而不見右如楊子為我墨子兼愛夷清惠和皆只是一偏不能兼濟蓋將道分離開故其辭邪窮者知所避而不知歸故其辭遁如莊周浮屠務欲脱去形迹殊無歸著故其

言惟欲逃避所惡而不知所向如人逃難不得其所益以窮矣　又曰仁者誠于此者也智者明於此者也反身而誠知未必盡如仲弓是也致知而明未必能體如子貢是也惟以致知之明誠其意以反身之誠充其知則將至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故曰仁且智夫子既聖矣　又曰仲尼有其德而無其位于禮嘗言而不制故或行夏或善殷或從周于樂嘗正而不作故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如有用者則以其所言

制為之禮以其所正作為之樂故其禮貫先後聖之精義其政有不盡乎樂集古今之正聲其德有不至乎可加損者文也不可加損者道也自百世之後觀之以比百世之王皆莫之能違此子貢所以知聖人之深謂生民以來未之有也

謝曰知言是智養氣是仁浩然之氣須于心得其正時識取　又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

明道先生曰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他肚裏有爾許

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氣雖難言却須教他識箇體段始得故曰其氣為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者將道義明出此事　或問必有事焉是持敬否正是矜持過當否曰近之　又曰横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先生曰可知是學有多少病在大凡恭敬必勉強不安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間須仔細體認取　又

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不留情也學道則異于是夫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于留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于釋氏此也

又曰勿忘又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地見矣所謂天者理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行五用渾不是杜

揍做作來學者直須識天理為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便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為天之所為聖門學者為天之所為故敢以天自處佛氏却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為言則上面更有天在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

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又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上文云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楊曰齊王不忍牛之觳觫而易之以羊非愛其財而易之也而百姓謂王為愛無以自解所謂不得於言

也不求于心則齊王誠為愛其財而易之矣故不得於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者心之所之也而志為氣之帥則氣從之矣故不得於心勿求于氣可　又曰志氣之帥則氣從志而已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氣之從志則持其志可也　又曰無暴其氣者蓋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壹則能動志故也　又曰通天下一氣耳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一氣耳故至大集義所生故至剛氣之

剛大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盖氣之本體也氣無形聲之可名故難言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明之也　又曰必有事焉勿忘也勿正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生也益生不祥忘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為害則同矣循其固然而順養之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又曰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常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牿于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

其至剛善養氣者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揠苗者也曲孰甚焉　又曰養氣之道如治苗然舍之而不耕則有稂莠之傷助之長則揠之而槁矣其說是也然將不舍而耘之則宜奈何與夫助之長者又何辨此近似之際體之者尤當慎擇也問伊川先生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一句如何曰事說勿正則可心說勿正則不可伊川讀書直是不草草他議論方是議論　又曰伊川以至大至剛

以直為一句養而無害為一句或曰明道曾言至大至剛之氣須以直養伊川堅云先兄無此說若曰以直養而無害莫不妨曰嫌于將一物養一物不如養而無害較渾全他說話須是與他思量體究方見好處　問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可助長當何如著力曰孟子故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雖未嘗忘亦不助長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有天下曰只看顏子在陋巷便

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有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寛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而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為之時人固已心悦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如何　又曰論伯夷之清則聖人之清也柳下惠之和則聖人之和也故孟子曰皆古聖人也未至於大成故孔子曰賢人而已　尹曰孟子當一國之

任行至聖之道而無所動心故公孫丑以為過于孟賁之勇孟子因言北宮黝之必為孟施舍之不懼曾子子夏之徒養勇以不動其心及夫告子之不動心是非優劣以告公孫丑而又言已知言養氣之說詳焉雖然北宮黝之徒能養勇耳未知道也孟子則知言而養氣知言者知道故也養氣者合理也知道則是非無不判詖淫邪遁之害無不知齊國之任不足為矣苟或不能知言而養氣則必動其心動其心則

發于政而害于事矣雖然至德難言也故孟子推尊孔子而自以為不能至于聖人則不敢居焉歷論古聖人無以加者孔子而已矣臣聞之師程頤曰孟子養氣之說學者所宜潛心也所謂浩然之氣者天地之正理吾之所固有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其體則名曰道其用則名曰義學者能識之然後可以養之不養則為私心所蔽而餒矣夫帥氣者在養志養志者在直内養之如何必有事焉不可正也不可

忘也不可助長也主一而已直内而已存而勿失而已如是則集義而能配義與道施之則充塞乎天地之間歛之則退藏于密真學者之要務也或問晁以道言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子畢孔子者也如何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章

尹曰王霸之優劣如此而當時之君莫能為此天下

之所以不定于一也

孟子曰仁則榮章

尹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國家閒暇般樂怠傲不修政刑雖小國必侮之矣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孟子引詩云自求多福可謂知言矣

孟子曰尊賢使能章

伊川曰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稅更不征其物

法而不廛稅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稅廛無夫里之布廛自有稅無此二布　又曰順天為政者天吏也

呂曰奉行天命之謂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故湯武得天吏之稱

尹曰士皆願立於其朝商皆願藏於其市旅皆願出於其路農皆願耕於其野民皆願為之氓如是則鄰國之民仰之如父母而無敵於天下又何疑焉然則

安可使之不顧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伊川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隠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又曰惻惻然隠如物之隠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顙有泚推之可見　明道先生見謝顯道記聞甚博謂之曰賢却記

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顯道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惻然有隱于心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明道曰羞惡則有所不為知所止乃義之端　又曰仁義禮智信于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一所以為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一作更有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為西以南為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一有不字信

或問伊川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却無

信為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乎只為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草在四端之間疑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又曰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又曰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又曰人皆有是道惟君子為能體而用之不能

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呂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忍之則憯怛而不安蓋實傷吾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謀慮所及非勉強所能彼忍人者蔽固極深與物隔絶故其心靈梏于一身而不達于外爾

謝曰人須是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　又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内交於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

撰做事所謂人欲肆也故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即著循字不得

游曰惻者心之感于物也隱者心之痛于中也物之體傷于彼而吾之心感應于此仁之體顯矣故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見其全不忍見其傷而況於民乎況于親戚乎故惻隱之心莫隆于親而民次之

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自然之序

也彼愛無差等者失其本心也已　又曰惻隱痛傷也傷在彼而我傷之痛在彼而我痛之傷痛非自外至也因心則然此惻隱所以為仁之端也至于充其心體之本然則萬物一體矣無物我之間也故天下歸仁焉

或問何以知仁楊氏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之自見且孺子將入于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已也而為之疾痛

何那曰出于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逺矣　薛宗愽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于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禮起聖人之偽真箇是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踈濶心中打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為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禮之端夫

此辭遜之心禮之端亦只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僞為也　又曰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一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亦無先後之次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者此可謂不知道德仁義禮者之言也謂禮為忠信之薄是特見後世為禮者之獘耳先王之禮本諸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所用如何豈有先後

雖然老子之薄而末之者其意欲民還淳反樸以救一時之獘而已夫果能使民還淳反樸不亦善乎然天下豈有此理夫禮文其質而已非能有所增益也故禮行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禮則天下亂矣若去禮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而可乎惟不可去此四端所以猶人之有四體也

尹曰人之有是四端得于天者然也苟能推不忍人之心以及民則民歸之如父母矣苟不能推此心以

及民則不足以事父母況其他乎非失其本心而何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尹曰人之擇術不可不慎也如此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

明道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百世之師也

伊川曰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為聖人也以能問不能

以多問寡顔子所以為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

自足哀哉　又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

有雖痛舍之猶懼其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又曰樂取于人為善便是與人為善與人為善乃公也橫渠曰君子為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而已共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則訟焉共悅之者善雖在己善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之謂達善達不善

謝曰子路百世之師揀難割捨底要不做便不做故

孟子將來與舜禹作一處舉揚

尹曰有過而不能改吝也喜者改而不吝舍己而從人此其所以為大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伊川曰思與鄉人處此孟子拔本塞源　又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　又曰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何罪　又曰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盂

子之時道益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闢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本塞源不能也

楊曰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莫不興起故可為百世師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　又曰伯夷柳下惠足以廉貪敦薄故可為百世師論其學則必至于隘與不恭此君子所以不由也　問伯

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禀不同耳若觀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此是甚力量尹曰孟子謂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而又曰隘與不恭者何也孟子非謂夷惠為聖人也得聖人之極清極和者耳夷惠之清和聖人清和也而其流之弊必至于隘與不恭故君子立教拔其本而塞其源

孟子精義卷三

孟子精義卷四

宋 朱子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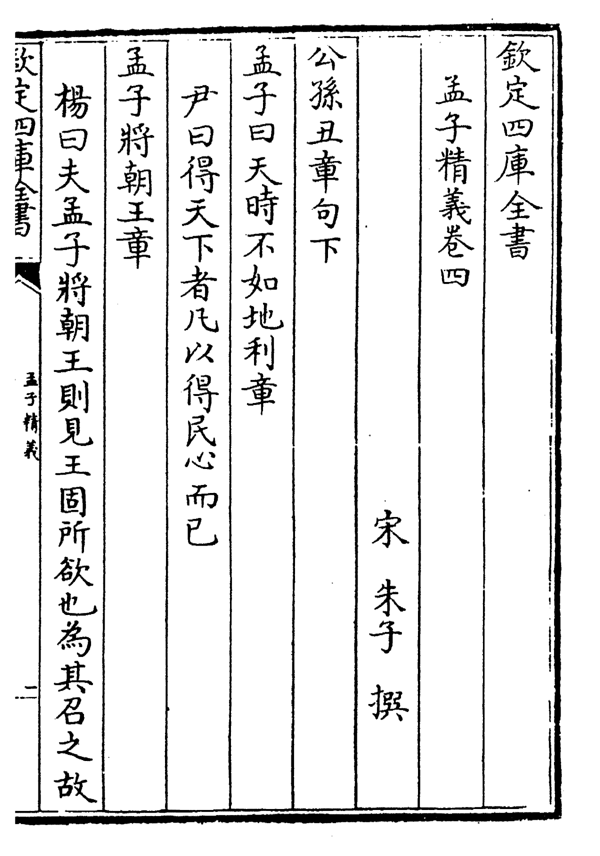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章

尹曰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章

楊曰夫孟子將朝王則見王固所欲也為其召之故



不徃明日出弔盖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雖公孫丑猶不諭其旨况餘人乎此景丑氏所以問也夫天下有大戒二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也則士于其時無適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也周衰諸侯各擅其土地士不遇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非一國所能専制也故士於斯時有不

為臣之義時君茍無尊德樂義之誠心不足與有為

則雖欲亟見之且不可得况得而召之乎

尹曰君子之行止進退衆人固不識也類皆如此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章

尹曰君子之辭受惟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章

尹曰王於距心皆知其罪而莫能改也

孟子謂蚳鼃章

尹曰進退久速皆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章

尹曰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孟子自齊葬于魯章

尹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盡夫孝心而已矣

沈同以其私問章

楊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因孟子之言

而遂伐之誅其君而弔其民何不可之有而其虐至

于係累其子弟而後燕人叛之以是而歸罪孟子之言非也

尹曰惟義可以伐不義不然君子不與也

燕人畔章

伊川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如此然有差等矣　又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為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

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吕曰周公不知管叔將畔而使之周公之過也周公之心以弟待兄度其必不畔親親之恩過厚爾若求無過則宜如舜之使象

孟子致爲臣而歸章

伊川曰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

所矜式孟子何為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耳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尹曰繆公之待子思惟恐子思之不留也泄柳申詳之事繆公惟恐公之見棄也孟子之進退則子思之徒也而客之言不出於子思繆公之事故孟子不應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

伊川曰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又自誓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之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躁忿如此是不可磯也乃知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不怨故直于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此誠之不詐也

楊曰考槃之詩曰永矢弗過說者曰誓不過君之朝

非也矣陳也亦曰永言其不得過耳昔者有以是問常夷甫之子立立對曰古之人盖有視其君如寇讐者此尤害理何則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讐以為君言之也為君言則施報之道此固有之若君子之自處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心盖如此考槃之詩雖其時君使賢者退而窮處為可罪夫茍一日有悔過遷善之心復以用我我必復立其朝何終不過之有　又

嘗夜夢人問王由足用為善何以見語之曰齊王只是樸實故足以為善如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于孟子其樸實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尹曰易卦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無咎孟子可謂盡此理矣尹士何足以知之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

伊川曰時上儘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黙識得此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他又云大數則是然不消催促他

明道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我自做著天裏

聖賢之言氣象自別又云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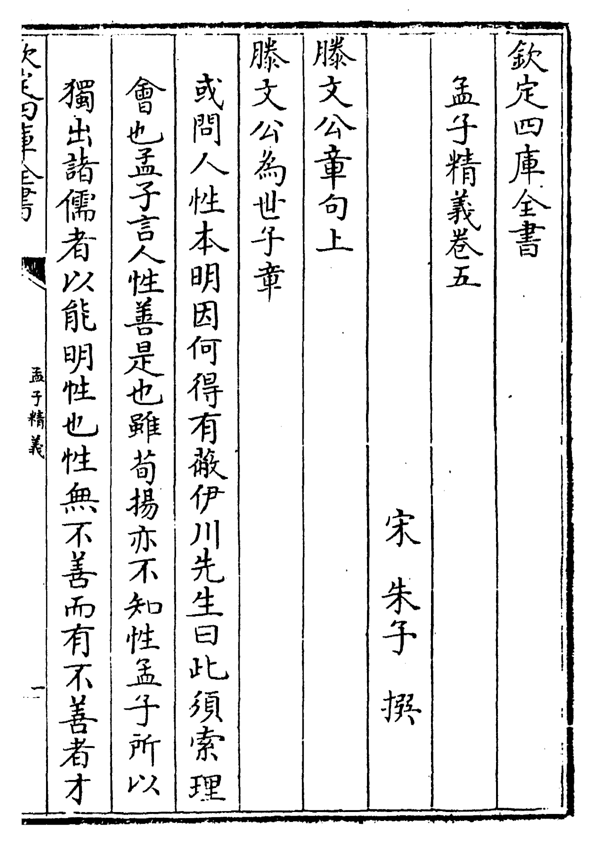
尹曰道之行與不行亦時而已聖賢自任之重如此何不豫之有

孟子去齊居休章

橫渠曰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未嘗遽受其祿以觀可否在上者亦不欲便臣使之

尹曰進退辭受不可以無義

孟子精義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精義卷五

宋 朱子 撰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為世子章

或問人性本明因何得有蔽伊川先生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

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塗人一也才禀于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為賢禀其濁者為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問顔子勇乎曰孰勇于顔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孰勇于顔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尹曰人之性無不善葢無有聞善而不信者也苟能自信何患不至乎孟子可謂諭之以道

滕定公薨章

伊川曰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即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問喪止於三年何也曰歳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于親至

此猶未忘故必至再變再變猶未忘故又繼之以一

時

尹曰聖賢之道繫于行與不行之間道在于信與不信滕文公信孟子其效若此而孟子轍環天下卒無所遇悲夫

滕文公問為國章

伊川曰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

之田也祿外之田也　又曰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至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俟其成家別受田也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又曰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倣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倣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倣肉刑而用之而民

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此段或疑非先生語

橫渠曰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十而自賦其一也先生與二程先生論井法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要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先生謂必先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

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寛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畒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于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逺矣伊川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十一也先生言百

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衮分之以衮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先生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或曰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為己功則如何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己願受一廛而為氓亦幸也明道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伊川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

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伊川言議法既大備却在
所以行之之道先生言豈敢其止欲成書庶有取之
者伊川言不行于當時行于後世一也先生曰徒善不
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有行之之道又雖
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
先王伊川言孟子於此善為言只竭目力焉能盡方
員平直須是要規矩二程又問官戶占田過制者如
何先生云如又曾有田極多只消與五十畝采地儘

多又問其他如何今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采地多寡與之則無以別有田者

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

刑一人而可復吾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呂曰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較數歲之中以為常是為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

百畝是為助不為公田俟歲之成通以什一之法取于百畝是為徹

楊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内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于此歟

尹曰傅說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聖賢之用于世其心一揆使孟子之言得行豈特善于一國而已行而無助類皆如此可為興歎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伊川曰許行所為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當時羲農之事失其義理者猶之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是也

又曰儒者其卒必多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只為于已道無所得故不能安雖曰聞道終不

曾實有之　又曰氣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張盛若冬不春夜不晝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得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也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人一般聖人于其中只有功用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

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一云堯之于民匡直輔翼聖賢于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久者示人

明道曰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貢蓋于是始有所得而歎之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歎不可得而聞亦可謂鈍矣然觀其于孔子沒築室于場三年然後歸則其志亦可見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伊川曰孔子門人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子夏子張子游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

呂曰言治者必曰太平習聞其名而未見其象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則勞佚平矣富有天下不為有餘貧食百畝不為不足則貧富均矣至于祿厚者責重祿薄者責輕役重則賦輕役輕則賦重視其迹若參差不齊要其

實則其道如砥若夫以封建均邦國以井田均萬民則又太平之著見者也

楊曰舜之臣二十有二人而孟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臣者孟子所稱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偪人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者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則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在臯陶之後葢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先後之常序宜如此也不同亦時焉而

已矣　問舜之時在廷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臯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揔百揆而臯陶施刑内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為一觀舜之命臯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臯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為詳故臯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亦不可以無臯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而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蓋有

見乎此

尹曰異端邪說眩惑時君各欲售其說者豈有既哉孟子力闢許行之言歸之正道可謂盡善盡美矣雖然古之為異端者則亦自處於異端而已至於後世則又有學孔孟之道而志於異端邪說者此道之所以益難明也亦時之不幸也夫

墨者夷之章

伊川曰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隣之子墨子書中未嘗

有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故直之也

横渠曰夷子謂愛無差等則二本也彼有取爾也謂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所取者在此

尹曰老吾老以及人老一本也愛無差等二本也一本者理也二本者偽也夷子之道無孟子以命之其為後世之惑豈有既乎

孟子精義卷五